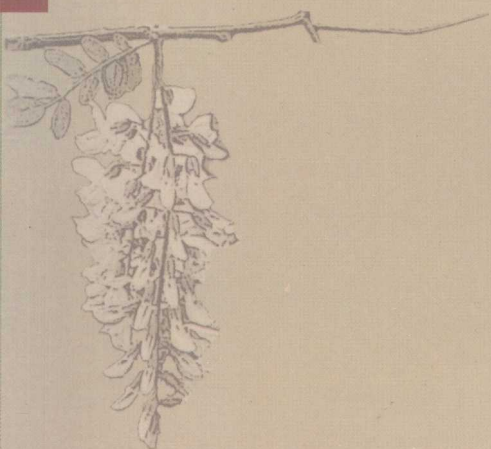


紫香槐散文丛书

卓立苍茫

zhuo li cang mang

庞进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卓立苍茫

庞进 /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卓立苍茫/庞进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8.6
(紫香槐散文丛书; 6)

ISBN 978-7-80680-605-0

I. 卓… II. 庞…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73264号

紫香槐散文丛书

卓立苍茫

作 者 庞 进
责任编辑 韩霁虹
封面设计 李 挺
版式设计 李 挺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市商标印刷厂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1400千字
印 张 112
版 次 2008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605-0
定 价 189.00元 (全7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14

“紫香槐”散文丛书导言

春天来了，又到移栽紫香槐的季节。

紫香槐这个新宠，原在国外灿烂，前几年才被引进到神州大地上来。它具有抗旱耐碱、生命力顽强的特点，尤其适宜于中国北方的土壤。它的枝上带刺，盛开蝶形花，风姿默然卓立。它每年有两次花期，在五月的夏风和八月的秋雨中情意勃发，那浓艳的芳香如波似流，沁透了远远近近赏花人的心房。

我们这套书叫“紫香槐”散文丛书。

紫香槐是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的院花，中国散文研究所就设在现代学院，中国散文网就在紫香槐的包围中办公。以花种来命名，是希望我们的散文也像紫香槐一样树形美、叶形美、花形美，气味美，惹人喜爱。

这是中国散文研究所策划编辑的第二套书。

去年的那套叫“紫香槐”博客散文丛书，今次取掉了“博客”二字，是因为这套书增加了博客之外的更多的长文章、厚重文章、斑驳深远一些的文章。网络也是从国外传来的新兴媒介，它刚普及的时候偏重于技术层面，内容的浮浅在所难免，但随着时间的递进和着意的经营，深化与饱满乃必然趋势。紫香槐在中国的原野上逐渐成熟，互联网也在中国人的案头上愈呈大观。它们都来自国外，但它们都会注入东方人的沉稳与韧静，开出自己的美艳来。

不过这套书,仍然与网络有关,系前者的继续和深入。因为书作者都是互联网的主人或常客,他们打理着“中国散文网”“白鹿书院网”“中华龙凤文化网”等等。他们用计算机敲打出自己的文章,那种键盘方式潜意识地改变着人的思维和观念,因此,作品就多了一些现代感觉,少了一些保守陈旧。他们又都喜欢着散文,而散文是一种过滤性强、提炼性高、较少杂质的艺术品种,怎样在快节奏中净化,怎样在混乱中坚守,怎样荡涤浮沙求真金,是他们苦苦思考的问题。

网络和计算机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改变着我们的文学。每一次工具的革命,也是文化的革命。

我们喜悦着紫香槐的引进,也欢呼着互联网的普及。

春天来了,走,去野外观赏紫香槐,它的香气能够提神醒脑,踏青归来后再秉灯夜坐,打开电脑上网、写文章,这是我们的生活秩序。

花与文同在,供大家赏读。

陈长吟

2008年春节于中国散文网

目录

- 1 西安的隐士
- 9 哦,小南门
- 12 以古为荣的西安人
- 19 好客重礼的西安人
- 28 西安人:简单与粗率
- 33 西安人:贪小便宜?
- 37 我们的项链
- 40 走城河

- 48 歌与哭
- 61 说旦
- 63 说难
- 65 儿子与孙子
- 67 两句话
- 69 九字格言
- 71 人活“一星期”
- 73 老实之“度”
- 75 新年实话
- 77 善待身体
- 79 星辰
- 80 双刃的数字化

82	脚下的土地
86	秦岭叶正红
88	牛背梁
91	神府散笔
94	山连山来川套川
97	佳县红枣节
100	西沟水龙
102	偶然一瞥
104	神农山:特别播放
107	草原雨
110	站起来
112	被人抬了一回
115	遗憾
117	兰菲小溪
120	乡恋
123	往事
125	高考故事
127	春天的聚会
130	恰同学中年
133	远去的大礼堂
136	我的大A

- 138 狗事点评
143 两棵小枸树
146 漫天飘雪祭友人
148 尊严
150 理解
152 小翠和她的父老乡亲
153 街头补衣女

157 圣洁之光
159 通透之美
162 中国人的“心历”之碑
165 王重阳的行为艺术
168 不寻常的握手
171 贾平凹的龙凤情结
175 对作家路遥的龙文化阐释
178 苦难之源与悲剧精神
180 读《山匪》
182 烈火烧得太阳红
186 与延鸿飞一起《回家》
189 赤子情怀
191 壮美的原野
194 奔突于城市和乡村之间

197	序《高巷史话》
200	活在艺术中
202	痴迷与撞击
204	和凹兄下跳棋
206	与文友下象棋
209	漫山红叶赋新诗
212	不看也罢
214	创意化生存
217	高天读美
220	批点读书等车时
222	娃娃书
224	幸运的行当
227	白纸黑字
229	编辑与创造
232	象之河与意之流
234	如何在采访中捕捉副刊散文素材
239	一次有关散文的发言
241	网络散文的特点
244	“容合”与华人文学
247	后记

西安的隐士

你若到西安南边的终南山深处走一走，有时会发现，在靠近寺庙、道观，或有水源的地方，有人搭建茅庵而住，也有就便住在山洞崖窟里的。他们都是些刻苦修行的人，有的修佛，有的修道。修行的时间有长有短，成十年甚至数十年者有之，几十天几个月者亦有之。生活当然很简约了，隔上一个月两个月下山一趟，买些米面油盐，菜是山林间生长的野菜树叶，烧的当然不用愁了，枯树干枝多得是。有的还用不着下山，隔一段时间，就有关心他们的居士、香客把需要的东西送上山来。

几年前，我曾在南五台的大茅棚附近见到过一位修行者。是一位女性，三十多岁的样子，穿着佛家的服装，眉目清秀，身材苗条，讲一口标准的“国语”。她的家远在台湾，受过高等教育，还在电台当过记者。她说浮华繁嚣的都市生活令她厌倦，在书上读到“终南隐士”的故事，产生了向往。来到这里后，见环境果然好，风景优美，很清静，适宜修行，就住了下来。至于呆多长时间，就看感觉了。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什么时候觉得可以了，再离开。此前刚下过一场大雨，岩土垮落，把她安锅做饭的茅棚砸塌了一半。陪她的一位居士说，明天就下山，叫几个人上来，帮着修一下。

有人统计过，在终南山修行的隐士不少于一千人。这一千多人中，有西安人，有西安之外的陕西境内的人，有外省人，

以外省人为多，东北、西北、华东、华南，各地都有；有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以中年人为多。年龄最大的，据说已上百岁，这当然是很个别的了；年龄最小的，只有七八岁。这些孩子多是其父母或患病亡故，或犯案入狱，临别前把娃娃托付给修行者。这些父母大概觉得，相比于社会上的其他人，修行者们更善良，更具慈悲心，也有一定的文化。孩子跟上他们，生活可能会苦些，但至少不会学坏。

和七百万西安人相比，隐居山林的上千名修行者当然算不上多。但是，他们代表着一种信仰，一种追求，一种和常人有别的生活方式。那么，隐士们为什么多选择终南山呢？这和终南山的山水特色、地理位置、人文环境等有关。

终南山有时候专指西安城南的南山，更多的时候是指秦岭山脉西自宝鸡，东至蓝田这一段。因此段连绵八百多里，几乎延揽了秦岭的大部分主要的有名的山脉，于是，有时候人们话语中的终南山，实际上指的就是秦岭。

终南山雄伟险奇，峰高高，岩峻绝，谷深邃，路盘盘。最高处叫牛背梁，高达四千多米，是中国南北地理和气候的天然分界线，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司马迁称其为“天下之阻”。终南山秀美清幽：千峰耸碧，百谷流翠，植被茂盛，空气清新。终南山物产富饶：它横跨北亚热带和暖温带两个气候带，有利于多种生物生存繁衍，是不少珍稀物种的家园，山果野菜取之不尽。终南山寺庙众多，可谓山山有寺庙，路路通道院。终南山距西安不远，不足百里而已，古人步行，一天可达，今人乘车，两三个小时即到：可谓入市也易，进山也速，方便。

更重要的是，终南山有隐逸的传统，中国古代的不少名人，都做过终南隐士。相传西周的开国元勋姜子牙，涉政前就曾在终南山的磻溪谷中隐居，他用一个无钩之钓，引起了周文王的注意，于是以八十高龄出山，结束了隐逸生涯，协助武王伐纣，成就了一番大业。周康王时，函谷关令尹喜在终南山中结草楼隐居，并邀请西游的老子讲经著书。老子在楼南的高

岗上为尹喜讲授《道德经》五千言后，也飘然隐去。秦末汉初，有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角里四位先生，年龄皆八旬有余，须眉全白，时称“四皓”，先隐居商山，后隐居终南山；还有功成身退的张良，“辟谷”于终南山南麓的紫柏山。晋时的王嘉，南朝宋时的李和，唐及五代的新罗人金可记，药王孙思邈，仙家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金元时的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明清时的江本实等，都曾在终南山隐居。

这里有一个故事：唐朝有一个很有名的道士叫司马承祯，多次被朝廷召用，但他对仕途不感兴趣，总是请求回归他喜欢的浙江天台山。其时，有个叫卢藏用的朝官劝他说：你想隐居，终南山不就是个好地方吗，何必千里迢迢回天台山去呢？司马承祯答道：依我看，终南山不过是一条当官的捷径罢了。此话含讥讽之意，因为卢藏用在入朝为官之前，就隐居于终南山。于是，“终南捷径”便成了一句成语，常被用来比喻谋取官职名利的最便捷的门径。终南山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功能，是因为它距离京都长安不远，皇帝及重臣常有进山烧香访道之举，于是，隐士们就屡屡被发现，从而蒙召进宫，跨入仕途。

这就有了一个真隐与假隐的问题。大凡隐士，是都可以称作文化人的，尽管文化的程度有深有浅。中国的文化人从小接受儒家思想教育，大都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这样的抱负，只有步入官场、依托朝廷才能实现，而隐居山林，整天和泉石鸟兽树木花草为伍，逻辑上只能离抱负的实现越来越远。然而，与“正逻辑”相对，还有一个“反逻辑”，所谓相反相成。你看，一进山隐居，便博得了“高士”、“贤哲”之名，在人们心目中，高士贤哲都是些学贯古今，满腹经纶，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精通阴阳变易的不凡之人，于是，皇家请这些人出山，任卿作相，既用其才为朝廷效力，又赢得了求贤重才之名，何乐而不为？古代的一些人物，如姜子牙、卢藏用之流，正是看到了这一层，才选择隐居的。这样的隐，当然不能算作真隐。

还有，在我看来，中国的官场像一个大转盘，有自己的运

行规律，文人们上了这个盘子，就得按人家的规律运行，否则就会被甩下来。而文人的追求真善美、恃才傲物、清高不群的心性，又往往同官场的原则发生矛盾。这样，文人团体就会发生分化，一部分人彻底官化，以专制统治者的意志为意志，成为投机钻营、见风使舵、两面三刀的政客或权奸，这当然要以出卖灵魂、泯灭良知为代价；另一部分人既想借朝廷的权力为老百姓做些好事，同时将个人的价值才华展现一番，又想保持住文人的良知，于是就在夹缝中生存。一遇变故，这后一部分人很容易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从而因失意而选择归隐。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学而优则仕，仕而不得则隐”。

唐代诗人王维就是这种隐士的典型。他开元年间中进士，累官至给事中——大概相当于中央办公厅的副头目吧。安禄山攻陷长安后曾受伪职，乱平后被李唐王朝查处，降职使用。从此，他对政治心灰意冷，开始做终南隐士——到风景秀丽、山水沧涟的辋川修建“别业”，整日写诗作画，“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了。

和古代那些以入仕为目的的假隐者不同，当今终南山中的隐士，都可归入真隐者的行列。他们没有当官的念头，也断绝了发财的愿望——事实上，当今社会已几乎没有了因隐居山林而被赏识，进而做官发财的事情，只想通过修佛或修道的方式，了悟生命和自然的真谛，摆脱世俗的纠缠和污染，获得心灵的纯洁和宁静，使灵魂得到升华。他们无疑是当下这个繁荣浮嚣的社会中的“异类”，尽管其清苦的行为未必值得世人去效法，但其高洁的追求，值得人们尊重。

中国历来有“大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的说法。在西安，“隐于市”、“隐于朝”者亦不乏其人。

隐于市者的年龄多在四十岁以上，而且以男士居多。他们不求闻达，不凑热闹，很少参加什么聚会，除少数亲友外，不和杂七杂八的人交往。报纸上没有他们的名，电视里没有他们的

影，电台上也听不到他们的声，他们像古城墙上的一块砖，像大槐树上的一片叶，也像藏在书柜里面的一本书，不接近他们，你就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他们一般都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或工资，或退休金，或房租等；也有较好或很好的房子住，或祖产，或单位分的单元房，或新购的私房等，总之是不为基本的衣食住行发愁。

这些人因各种情况成为城市隐者，一部分人隐之前曾有过美好、远大的理想，也为之奋斗过、拚搏过，争取入党啊，谋求提拔啊，搞写作、做学问、办企业、跑生意啊，等等，经历了种种风雨荣衰、挫折变故，于是“看破红尘”，由趋动而趋静，回归城市的某个角落，隐了下来。另一部分人压根就不想有什么了不得的作为，生活层面的问题基本解决后，就不再劳神费力地谋求着干什么大事了，而是安下心，静静地阅读，默默地观察，想一些平常而又玄妙的问题。

我认识一个隐者，头发茂密，目光深邃。他早年毕业于大学中文系，在文史方面造诣很深，当年也写文章，不算多，但篇篇有出奇之处；对社会事象有独到的了悟，说人论事，常常一针见血。后来，单位搞改革，他所在的部门调来一位新领导，他对此人印象不好，认为是一个“土匪加流氓”的角色。于是就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先是称病不出，后来干脆办了退休。在家读读书，看看电视，听听音乐，间或搞点字画呀、瓷器呀、旧书呀等艺术品的收藏；还养了两只鸟，每天下午提了笼子到环城公园去遛。有次我去他家闲聊，见他将自己的寓所起名为“观小居”，就问为什么起这样一个名字，他说你看我住的这是三楼吧，厅里这个窗子对着楼下这条路吧，坐在这里，就能看到那些小人们跑出蹿进、奔前忙后的身影。噢，我明白了，原来是“静观小人忙”的意思。

还有一位先生，多年前从郊县一个单位调进城来，他在大学学的是文科，于是被安排到某区政府的办公室。按说这是一个可以接近领导、以图升迁的好位置，然而，此君偏偏对仕途

不感兴趣，其所好者，淘书、读书而已。我住的地方，距西安古旧书店不远，所以他每次来，手中多见提着一个印着古旧书店字样的塑料袋，里面少则两三本，多则成十本，一看就是已经去过了书店。我说你有多少钱啊，三天两头买书？他说钱没有多少，但习惯了，见了就想买，不买，就好像对不起这本书似的，再说这书都打了折，也不算贵。他告诉我，每天上班，干清爽摊到头上的那份工作后，就拿出书来读，能读几页就读几页，真有些“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味道。下班回家，或节假日，打理完必做的家务后，就泡一杯清茶，坐在灯下，悠悠然地品读起来，直到困意袭来。他读得细致精到，记性也好，如果问他文史方面的典故逸事，他不但知晓多多，而且能将来龙去脉讲得头头是道。也写点读书札记之类的文章，文字古朴典雅，能发表当然高兴，得点稿费，又去买书或贴补家用，发表不了也无所谓。因他常到我的慧雨庐来，我的夫人就对他有了一个评价，说这年头，活得这么简单、纯粹的人，不多了。

隐于朝者的年龄一般也都在四十岁往上。朝，过去指朝廷，现在指官场。中国的官场，就为国为民干大事、好事而言，一部分人属于想干、能干者，一部分人属于能干则干，干不了拉倒者，还有一部分人属于压根就不想干，“混它个一官半职”而已。这后两部分人中就有所谓的隐者。我认识一位先生，生来聪明俊朗，本质上也淳朴忠厚，一个偶然的机，得到了某上司的赏识，提拔为某单位的“一把手”，属于处级吧。干了几，小车坐上了，大房子住上了，工资待遇也都上去了，但他不干了，主动提出换一下，到一个公司去做了个书记。据他讲，那个公司是总经理负责制，他这个党委书记，不过是应景而已。为什么不当实权在握的“一把手”，而要去做一个应景书记呢？他坦诚地说，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不腐败吧，工作推展不开，而且大家都腐败，你不腐败，就会被孤立起来，太腐败吧，于心不忍。几年下来，觉得自己都不是自己了。考虑再三，还是激流勇退吧。你看，我现在当这么个书记，公司的业务

用不着操心，一切由总经理决断，只要不明显违法，我都画圈同意。至于待遇，当然不比原先差了，各种好处一样都不少，还乐得清闲。每周想上班了，就去坐坐，无非是喝喝茶，读读书，看看报，浇浇花，上上网，和员工们聊聊天而已，一些党务方面的杂事，批给下面人去办；不想上班了，打个招呼就可以不去，呆在家中，想干啥就干啥。

有关隐匿，近年来还产生了一个新的说法，叫“大隐隐于网”。互联网产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其发展之迅猛，完全可以用“洪流滚滚，势不可挡”来形容。正像一位美国学者讲的那样：“无数的人被卷入到这场数字化革命中来，它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关统计显示，我国的网民已有一亿多人，大约占总人口的十三分之一。以这个比例来算，西安的网民大约有四十多万。当然，随着计算机硬、软件的不断更新和宽带网的普及，这个数字还会不断地增长。西安的大专院校多，科研机构多，文化人多，网民自然也就多。

沉浸于网络中的人们和我们上面谈到的几种隐者，尤其是终南山隐者相比，有近似之处，如独处、隐姓埋名、和少数“高人”交流思想心得等。但仔细考察，两者有明显的不同：前述隐者追求的是一个“静”：环境幽静，生活平静，心灵宁静，在静中净化，在静中升华；网络中人很难摆脱一个“动”：手动眼动，怦然心动，甚至蠢蠢欲动，付之行动，至于心灵能否净化，灵魂能否升华，就万树千花，因人而异了。西安目前上网热聊的网民每天不少于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至于聊天的目的，寻钱觅财者有之，探花问柳者有之，交友征婚者有之，宣泄不满者有之，排遣寂寞者有之……看来，网聊具有“心理按摩”和“精神鸦片”的双重作用。一些心理学家则忧心忡忡地指出，长期沉迷网络易患心理问题，因为网络具有虚拟性，面对荧屏，手持鼠标，似乎什么都可以做，但回到现实又是另一回事，这容易让人感到失望，产生心理压力，

导致一些反常的,甚至极端的行为发生。这便与我们讲的隐,背道而驰,不可同日而语了。

(原载《中华散文》2006 年第 8 期;入选《2006 年我最喜爱的中国散文 100 篇》)